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鄮峰真隱漫録卷五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溶

謄録監生臣戴祖覃

鄮峰真隱漫録卷五

宋 史浩 撰

律詩

餞徽州李守鎮元直

當年仗策扣軍戲已有昌言簡帝知目見飛龍升白水手扶赫日上咸池飄萍一世其如命剖竹專城會得時三十六峰方秀發可無佳致付新詩

九重翔鳳舞綵綸聖主臨朝見故人德友再生洙水上客星今起釣臺濱紫荷欲待明光曉紅斾先行澤國春祖帳豈須懐别思來年馬首向城闉

次韻周祭酒所和館中雪詩

不作當年行路難平明下馬趍朝班歡聲漸入玉連鎻瑞氣先凝金愽山魯說嵗穰占臘裏更傳天喜見顔閒歸來乞與新詩句清絶何人許共攀

造化工夫正不難幻成梅柳已班班清吟且可對冰柱

爛醉未應頹玉山鶴冷風亭來砌下鴈迷煙渚駐雲間
不移跬步居銀闕仙馭何勞著手攀
風急何辭上閣難且來共住玉京班一蓑已得詩中畫
萬疊休傳海外山未放微陽穿日脚少留清影在窻間
莫嗔愛入西湖社夫子龍鱗正許攀

梅花借喜雪韻

老去風光報答難樹頭春律喜新班忽驚斷岸一番雪
便憶故園千疊山斜日淡煙茅舍外冷香幽韻竹籬間

玉壺虛佐寒窻靜不敢呼童取次攀
看花容易詠花難自古何人立首班東閣五言還水部
西湖一徑指孤山度牆野月黃昏後啄雪幽禽去住間
冷定識渠真面目從兹桃李不須攀
謾取山樊作二難秪令風味若為班斜窺淺碧洛神賦
瘦怯輕寒姑射山小輟殊杯清影下競留新絶翠微間
枝邊青子垂垂出金鼎成時試一攀

次韻劉國正再賦

去臘尋幽良獨難杖藜何處見斕斑江村籬落雪晴路

水月池臺春近山紙帳朦朧來醉裏人家依約在林間

西湖處士君令是月曉多應獨自攀

次韻何國博春日隔年

嶰琯灰飛又一年綵幡聊復映皤然香催元日椒花酒

星點千家爆竹煙未分風光銷老裏擬追歡賞到春邊

憑誰為向東君說莫遣寒英趂野泉

次韻唐太博重過西湖　堯封嘉猷

紅塵汩汩解窮年試說西湖思豁然上下層樓涵倒影
聯翩飛鳥没寒煙未須梅蕚催詩興長有春風在日邊
安得扁舟去招隱雲牕相對聽鳴泉

少卿楊公雅喜士左舉善又東南之秀假樓居
為丹壺以濟人既謝以詩因出示輒次其韻

煙柳葱葱鎖玉欄樓頭偉觀熟窺斑不因置酒垂青目
安得開牕面北山塵市故知容隱者聲名無柰落人間
胷中賸有安民術且把丹壺與駐顏

和普安郡王桂子

嫦娥眉玉醖旃檀乞與人間秋後看已向水邉吟月曉卻來花下立更殘西風把酒休催菊南國行歌不賦蘭何必穠香千萬斛鼻端須此百憂寛

次韻恩平郡王丹桂

銀潢滚滚碧流長洗出清秋百種芳著蘂半般生桂子離羣獨立有天香仙人剥啄遥相過野老婆娑日在傍正喜奇姿媚霜露不隨時世學新妝

送任秘監龍圖知洪府 古信儒

夫子胷中萬頃寛照人英采玉峰寒難蟠凜凜虹蜺氣易捨峩峩獬豸冠秋在石渠同過鴈春回江渚卻鳴鸞由來內外俱行道達者何曾異轍看

代恩平郡王賦董氏園亭

怪底王生顧卜鄰巖前有月對顚眞夜深清影頻侵户日永虛堂不著塵能向箇中參妙旨卻於忙裏作閒身朝回試解黃金帶即是毗耶彼上人

次韻任龍圖留别

挂席桅檣倚數尋小風吹飽思難禁三千奏牘曾醫國十萬兵屯已屬心江路踈梅春意近楚天孤鶩曉煙沈是中秀句應無限著眼歸鴻遲好音

上普安郡王生辰

朔風吹律醞霜嚴帝遣神仙下斗南闕月遡弦金作縷非煙效瑞錦成嵐半生漫吹欣相遇一瓣濃薰已徧參欲向今朝伸善頌世間唯有達尊三

銀潢雙派毓諸昆始信閒平不足論畫戟森嚴韜虎豹
玉堦芬馥藹蘭蓀明光殿下紆萊服命衮叢中上壽尊
長立首班扶帝社是為天下爵之尊
壽鄉日月緩征轅箕翼光芒萬古存龜上碧蓮波蕩漾
鶴歸華表影翩翻笑看曼倩三偷果坐閱劉晨七世孫
緑髮扶踈受修日是為天下齒之尊
堂堂玉立冠宗藩中有澄波撓不渾彩筆英辭追電影
黄鐘和氣散春温不言自是行天運獨智何妨入聖門

忠孝一心唯戴主是為天下德之尊

次韻林寺簿立冬日齋祠精進寺

籃輿忽得到林間飛鳥翩翩相與還俎豆欲嚴來日祭軒窻聊共此時閑芬敷殘菊添秋色摇落蒼梧見遠山夫子肝腸真錦繡歸途新句已斑斑

次韻王龜齡校書梅花 十朋

底處衝寒欲放梅柴門雪壓為伊開酸風不管欹紗帽冷豔終朝粲玉盃尚覺西湖三徑遠先吹東閣五言來

一枝入眼君須借莫遣高樓怨笛催

朔風吹雪障江梅不著詩攻不解開正恐與花無半面

胡然有意及三杯清涼怕逐炎炎去澹泊曾參的的來

祇向茅簷露消息華堂虛費管絃催

贈楊都運持節夔路

帝城祖帳溢千夫又遣星軺下蜀都春晝預知看衣錦

秋風可但為思鱸北方泉貨須留地他日車輪賸結蒲

萬里未應懷別恨與君元不隔江湖

次韻張臺法元日書事

好事東君不憚勞點妝梅柳見才高盡輸好景資元日故遣清齋屬我曹錦繡忽貽新筆墨瓊瑤無以報木桃春風染偏西湖緑且滌金杯共漱醪

次韻黄虛中春懷

虛中慷慨悲歌士也久浮沈州縣吏令逢識拔將弭旆合肥作春懐詩以自喜此行既時達輒用韻以餞之

杏園桑陌草連空點點殘紅濺晚風籬落喜聞鶯細柳煙塵徒爾隘新豐不因宣室咨梁傳安得朝廷知弱翁他日淮肥驚鶴唳金龜似斗合須公

和建王雪

春風剪水出雲來著處為花是有才柳絮壓鹽知句麗銀杯逐馬看朝回已開謝砌俱堆玉不信何郎只詠梅梁苑詞華萃文傑笑渠楚國賦陽臺

和建王顒真庵

蒙示順真庵詩竊窺淵雅有心融自得之妙循是
而往太古之音不難也欽羨之餘輒次韻奉勉
大君錦繡裹肝腸思湧秋濤溢海塘曾向囊中明的皪
卻來句裏得清涼妙因目擊初無語神與天通自發光
欲識至音還太古湖江道術兩相忘

次韻陳察平望有作

白旄黃鉞擬親麾勝氣俄周天四圍犬豕聞風先獸駭
狼狐見月已星稀欝葱非霧中原在岌嶪神京大駕歸

讜議更須頻啟沃間無容髮是投機

再次韻馬德駿郎中

父老駢肩不可麾鑪煙爭遶御班圍共瞻帝所天光近更識淮壖馬跡稀丹扆預傳雄算去元樞先奏凱歌歸由來干舞苗民格即是姚虞上上機

戈鋋掣電萬人麾無霸空矜大十圍闌外羽書長踵至路旁烽火覺煙稀已聞異域離心久行見名王稽首歸箇是吾皇用神武小臣寧能洩天機

又次韻

當年複被乞州麾敢意今朝扈禁圍光閃雪矛情益壯聲傳玉漏夢全稀已無馬向清淮飲端有龍從白水歸倚柂預思歌凱後却尋鷗鳥共忘機

健筆如椽不輟麾瘦生端復減腰圍昔人句法今誰在當代文雄似子稀光焰故應侵斗去葩華直欲挽春歸鑪香一瓣真消得擬向君家覔錦機

游雨花臺

試扶鳩策上煙霞尚想當年天雨花潮熟野航歸别浦雪乾宿鷺點晴沙高連西竺三千界俯眺南陽十萬家更欲雲開窮遠目欝葱起處認中華

次韻馮圓中郎中游甘露寺

試憑古刹俯江城追思孫權共孔明三國有人成底事六朝何代不交兵中原天子今恢復北塞烽烟始削平附翼攀鱗真際會小臣亦解説功名

喜到鎮江復用前韻

試於京口駐旌麾仰覘清光在日圍浮玉林巒隨指顧
平山欄檻尚依稀煙塵已逐樓蘭去城郭空驚丁令歸
摩撫正須煩愷悌進攻初不礙乘機

次韻建王秦府有感

世間誰不有興亡堪歎伊人事最彰詩禮未聞傳似續
樓臺先欲託淫荒自從冠履歸泉下無復輪蹄塞柳行
富貴由來保勤儉高危滿溢豈能長

次韻梁諫議吳殿院二詩

江皋晚望

煙銷晴日淡籠沙佇立江皋望眼賖金刹倚空知梵宇青蓑著艇見漁家時平喜聽三京復亂定還搔兩鬢華丘壑滿胷隨處好不妨旌斾過雲涯

阻雨未到金焦

萬古金焦浪拍沙隔江雖邇到何賖頗聞敵馬輕千里未省瓜州令幾家陰雨連宵舟懶動好風吹曉日方華會須急作登連計建鄴明朝在一涯

恭和御製秋晚曲宴詩

清時睿澤浸涵生和氣熏陶萬寶成迺即上林開特宴更容廣樂奏新聲奉觴匑履風雲合立仗旌旗日月明興國舊儀欣再讀願觀混一致昇平

恭和聖製秋日秘閣觀圖書宴羣臣詩

舜承堯治煥有章祥開東壁正騰光天臨廣内朝班肅宴款僊山午漏長已慶車書同溥海行看琛贄盡名王由來服遠先文德不待將軍出定襄

送魯原伯大卿赴江東漕運

予家鄞江原伯中躬兄弟寓山陰投分極密以其能盡道事親方以類聚也予再參揆路上欲求忠臣於孝子挽原伯為宰士是時中躬擁纛治吴興太夫人汎苕霅往來季孟間甚適既而中躬移鎮京口太夫人以良遠為念原伯丐外以為悅令丞相實貪賢能之遷大司農勉其留原伯請益力乃擬江東漕以進上方隆孝治矜其志而可之於是

地之相近版輿得以順適如在吳興時也縉紳萬口謂人子之與榮未有如斯之盛者於其行也予不可以無言

濶步駸駸上要津忽求補外為寧親不貪農扈登卿月正喜秦淮擁使輪相就二男真孝子益尊八座太夫人臨岐勿復深言別看即斑衣侍紫宸

與謝守殿撰 師稷務本

朞時暫出郊遣甲隊將迎又遣千騎講門迎之禮

此豈閑人所宜得者閑中叔不以口腹累安邑某
安敢以放浪之迹勞人如此輒以鄙句見志自今
乞免庶幾安居不然將從之荒野不復敢到城闉矣

乞得閑身欲自由便當尋壑更經丘力除驕志期爭席
盡洗機心為狎鷗兵衛旌旗真冗長門迎車馬謾諠啾
賢侯幸得同聲臭比禮從今合罷休

山閒偶成 辛丑十二月一日

乘興籃輿竟出關故園重見一開顔鏡鸞瑩徹氷中水

僧衲斕斑雪後山已許梅花供勝賞更邀酒子伴清閒
明朝未忍為歸計猿鶴方茲喜我還

次韻務觀遊四明洞天

風煙偶爾屬吾邦箇箇松筠聳碧幢奎畫百函龍作衛
雲岑四面石為牕水邊自喜陪振鷺籬外從渠有吠厖
多謝故人迂五馬清談剔盡幾銀缸

與東湖壽老

乞得西湖養病身小園真隱謾願真已將竹院舍幽客

更築鄉畦招可人茗盌晝看花墜影吟牕夜與月為隣

清涼境界天家子自是全無一點塵

走筆次韻吳判院

世態螳螂謾捕蟬誰知富貴本由天但令冊府荷氷鑑

何必熏爐擁燧煙一曲賜來成别墅百杯贏得吸晴川

可人過我談名理月到紗窻興欲仙

竹院曇老病目寄詩索和走筆次韻

平生雙眼只觀書今日休分紫奪朱青白泯然從客至

席階及也要人扶丹砂佇使清明在金屑應嫵計策踈
幸有鑠迦全透頂不妨洞見混元初
次韻劉廷佐壽居仁見過出示佳篇仍許寵臨
道林袖裏出清新珠玉離離光照隣知是謫仙尋麗句
寄來真隱是陳人幾年卜築成三徑今日聲名重萬鈞
汀草岸花增意氣從兹日月是青春
挽辭
顯仁皇太后挽辭

白水神龍躍蒼梧續𦆵歸八紘瞻壽母二紀御慈闈春酒霞方爛秋陽露已稀傷心老萊服不上赭黄衣

霜曉東朝路鳴笳素𧝂飄龍輴萃禹穴魚鑰閟堯門助奠風雲合纒哀海嶽昏唯餘慈儉寶垂裕九重尊

高宗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挽辭

赤伏膺符日皇圖若綴旒配天期祀夏復古果興周再造承三統維新叙九疇世方知藝祖燕翼有貽謀

宸謨先自治鄰壤憺威稜翼翼慈寧殿峩峩永祐陵朔

南無覆冒遐邇悉豐登陰德順陽報真人嗣中興
郟鄏年方永崆峒道益隆憂勤三紀外揖遜一言中堯
屋心非有虞琴養正豐乘雲帝鄉去率土動悲風
北内笳聲咽旛幢蔽九關龍輴乾禹穴馬鬣等秦山會
奠風雲慘垂洟雨露潸傷心未央殿時節玉卮閒
念昔延英對皇心眷瑣材飄身辭璧水舉武上蓬萊日
轂扶今聖槐庭上亞台大恩無路報淚血濺餘哀
姑夫王知録挽辭

聞說先生效一官清風已自迫人寒功名未究黃粱夢雲漢先成白玉棺潤屋何妨藏萬卷過庭咸喜得雙鸞武陵仙窟君歸去落莫桃花淚不乾

豐必強母郭氏挽辭

汾陽遺澤渺千春來配名家德有鄰蟾窟初看攀桂子萱堂忽失斷機人秀眉影屬霜繅淨斜日風開丹旐新錦軸已聞生命誥贈黃從此踵松筠

林通判妻挽辭 侍問

夕郎凜凜餘風烈有女猶為世婦師處已幽閨推德厚
相夫賢路已名馳秋天零露銘旌濕曉月沈光獨鶴悲
他日贈黃頻錫寵冢前羊虎石纍纍

致政王宣義挽辭左相冀公之父

聖世尊遺逸先生道最優浮名付詩酒高論屈公侯方
綰新荷綬俄隨夜壑舟唯餘義方訓歲晚欲興周
天大于門報人歌竇氏芳諍臣登冢嗣聖德在吾皇栢
慘方廬墓琴祥定趣裝他年疏大國錦軸屢燔黃

趙開府衛國夫人宋氏挽辭

生居宅相寵無倫來蔭金枝德有隣夫擁齋旄儀上宰身兼郡主國夫人方看十子翻丹鳳忽憶三山駕紫麟霜潔蘭薰全懿美史官秉筆正闈閫

吴明可閣學挽辭

持槖甘泉日英聲聳搢紳循良六郡守蹇諤一臺臣德亞耕莘叟年同釣渭人設施渾未盡識者為眉顰

虞好古挽辭

躡屩擔簦不厭頻治安有策上嚴宸朝為逆旅馬助教

暮作南昌梅子真豈是天教亡寸祿秪應身欲到三神

從令遂泯凌雲氣挂劒寒松淚滿巾

樓子善使君挽辭

游夏淵源鮑謝才聲名雖泯思無涯人間一葉靈芝落

地下千年玉葉埋彭澤素琴塵自滿茂陵遺槀志全乖

惜君多少凌雲氣挂劒青松秖愴懷

壯年方喜脫塵埃便把州麾上釣臺冰鑑已明消健訟

民膏不取却餘財官箴信爾無遺恨家學端知有自來
欲識邦人思愷悌水聲山色亦興哀

丞相魏大觀文挽辭

姚江得尉是公先鳳沼居慙我在前退處對裁三徑柳
追歡時共五湖船尚嗟鄰好無多日何遽歸程隔九泉
苒苒衰遲易傷感送違陡覺淚潸然

趙叔達侍郎挽辭

山東真相種邂逅處鄞川折桂丹猶渥持荷紫更鮮清

談誇衆口大筆炳遺編無限凌雲氣沈埋向九泉

江外昔分符人皆詠袴襦有書充棟宇無屋遠庖厨容膝淵明舍飲瓢顔氏徒莫言太清儉本是列僊儒

錢師魏參政挽辭

冠歳踵英游橋門儁逸流文章唐杜老事業漢留侯未旹黄金鼎先成白玉樓經綸展不盡識者為時憂

王季海丞相挽辭

寶歷隆興記張羅獵鉅公斗南人傑用塞北馬羣空紫

槖論思績黄扉造化功秖令收實效四海暢淳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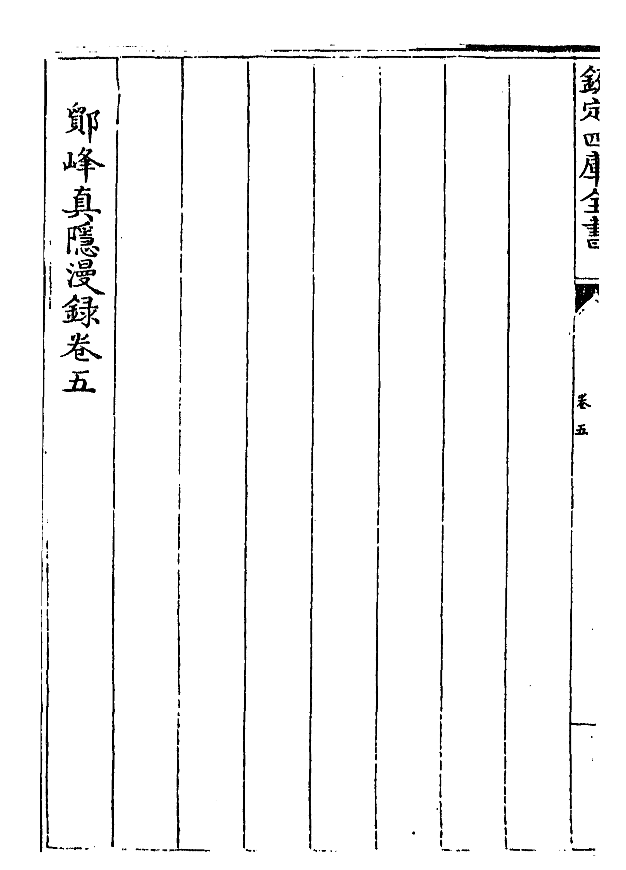
胡長文閣學挽辭

聖主當年側席求一時獻替盡嘉謀刑名不作漢晁錯忠義有如唐馬周夕閫未酬懷鼎志坤臣徒起袴襦謳忽乘鶴馭凌雲去應與叢霄造物遊

袁和叔父宣義挽詞

學子摳衣三鱣堂芝蘭郁郁苞芬香古人用器列彝鼎前輩遺編充棟梁事業未容傳信史功名端合付賢良

佳城他日祥光聚知是幾番焚贈黃



鄭峰真隱漫録卷五

鄮峰真隱漫録卷六

宋 史浩 撰

内制 外制附

太一宫開啓太上皇后生辰道場青詞

大德必得壽已膺錫羡之符承天而時行式屆誕彌之月歡深子道誠達天聰肅冲馭於殊庭薦明馨於淨供冀格博臨之眖永綏滋至之休

奉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冊寶

前三日奏告天地祝文

親承睿訓嗣守丕圖茲率籲於羣情用肇稱於顯號尊歸聖父美並慈闈福禄攸同冊寶咸具敢先昭告益介壽俱

奏告宗廟祝文

恭承睿訓嗣守丕基得道而上為皇雖難名於高致有德者必得壽用欽奉於鴻名仰唯父道之尊實並母儀之

懿冊寶咸具日期旣良上祈九廟之靈預錫萬年之祐

大祀禮成後謝恩表

熙事備成推廣乾坤之佑湛恩汪濊普沾臣子之私顧
養疴弗逮於駿奔然錫羨罔遺於遐遠感深以位懼甚
於榮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傳堯之心緝文之典以明繼
明而以聖繼聖治至馨香因地事地而因天事天神罔
恫怨茲迎祥於景至爰將禮於陽丘當冕黻之親祠肅
綏紳之顯相宗祀以配上帝雖盛德之格幽大封以賚善

人尚彛章之據舊喜在執籩之列磬宜進秩之褒顧如愚臣阻陪祀事敢意絲綸之異渥濫叨户邑之增封懇避莫遑鞠躬罔措臣敢不誓堅晚節益戴隆恩絳節前驅念辭榮而未獲紫壇高峙願綿慶於無窮

謝賜御書聖主得賢臣頌英傑論表

裒異代之格言併闗乙覽燦聮緘之睿藻特介微臣賜出非常恩為莫報中謝竊以追配商周之訓誥雅推唐漢之文章王褒頌聖賢益述遭逢之幸德裕論英傑歷

陳駕御之方顧雖二子載在塵編未見一人形之奎畫
肆我哲后採摭是書斷自淵衷表章其說恭想揮毫落
紙之際實無舞鳳翔龍之工雲漢昭回丹青炳煥竊窺
以為榮矣拜貺何以堪之伏念臣能不逮中識難語上
運籌初政適依日月之末光為國遠謀寧有著龜之先
見豈伊至寶遽錫衰門茲葢伏遇皇帝陛下總攬羣材
規恢上治元首股肱之無間既契精神仁義道德之不
同更殊禮貌睠斯文之偶合乃肆筆以寵頒臣敢不拜

手珍藏銘心感著固知在處護持自頼於神明誓與子孫寅奉永勤於朝夕

知紹興府謝到任表

畏卭郲九折阪屢貢函封懷會稽太守章再叩閽寄進遂朝宗之願退安就養之私顧惟小臣之曲成盡出大君之獨斷中謝伏念臣材品凡下學術空踈適逢潛躍之初驟厠凝丞之列超先諸老衆實訝其積薪抵觸危機毁幾成於銷骨頼淵衷之不惑知孤迹之無佗假寵

祠庭歸榮里社飽東湖之勝槩五換星霜企北闕之清光幾形夢寐顧彈冠而絕想惟結草以盟心敢期離照之光回忽畀坤維之重鎮引道當祗於明詔懷親顧迫於微誠瀝懇有陳徒切籲天之禱恃恩自恕初忘擇地之嫌迨易寘於便安愈不遑於啟處力祈散秩冀逭煩言豈意不移出守之榮申加入覲之命曾修門之未至已信使之再馳道路光華搢紳聳歎洎進瞻於睟表獲親奉於德音自驚衰疾之餘然猶辱簡知之如此欲

敘丹心之感不知雪涕之傾矧是故鄉適居屬部服綵而供晨省何異家居衣繡而免夜行實惟君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高古昔誠格神明孝事兩宮躬行堯舜之道風移萬俗家為曾閔之徒遂令草芥之臣獲全犬馬之養恩隆父母施等乾坤臣敢不祗服成命虔遵聖訓驅馳漢節已辭蜀道之難推廣堯仁肯使越人之瘠誓殫晚暮仰報洪恩

謝除知福州兼改鎮崇信軍節度使表

虛閭嶺之雄藩把麾甚寵改漢東之大國授鉞尤榮命不獲辭愧非其任中謝伏念臣孱庸瑣質憂患餘生陟屺居廬慨音容之愈邈負薪伏枕幾壽命之難全敢期服制之甫終遽荷龍光之下逮畀之符竹易以節旄盡出淵衷大踰微分永惟洪造之莫報不知哀涕之橫流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克廣至公靡遺小善俯記蓋帷之舊物曾依日月之末光曲示優恩俾華老境臣敢不少強疲瘵深體眷私既有社稷人民不忘祇畏庶奉法度以答生成

追謚安穆皇后冊文

皇帝若曰古先哲王脩身齊家達于天下必建中壼正位乎內至於哀榮之際飾終追往厥有典常所以基王化厚人倫也朕祗荷天地宗廟之閎休對敭太上皇帝之慈訓嗣有大統將自家而刑國使天下化之乃眷良配弗克永年是用咨爾秩宗曁奉常易名考行協于僉言愍冊徽章肆以時舉皇后郭氏婉娩懿恭祗若古訓粤自初載嬪于潛藩褕翟以朝佩玉以居下撫上承率履

弗越命之不淑方華而殞日月逝矣音容如新朕問安寢門以天下養而盥櫛之禮后弗克親朕封建諸子以屏王室而朝會之盛后弗克見念莫予助慨然于中追懷平生以詒後世令遣某官冊謚曰安穆皇后正中宮之名于以協陰教升別廟之祔于以妥神靈於昭淑聲永永無極嗚呼哀哉

擬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除樞密使制

門下冠邃殿而總殊庭故老久從於閒燕肆明綸而登右

府元樞允賴於籌謀眷圖已試之材庸顯兼資之寄疇
勲命使敷號告庭具官某氣粹而行方望高而識遠文
華黼黻於王度智畧韜韞於神機肆朕纂承膺予夢卜
夷險一節勤勞百為方濟治於寖昌遽奉身而勇退陛
華載寵均逸示優每因造膝之朝時究沃心之論與其
名遂身退而保天之道孰若諫行言聽而流澤於民其
辭琳藥之清貞用掌樞機于嚴重藉造化甄陶之手成
安强道德之威於戲調商鼎之鹽梅美味已均於萬口

櫜周家之弓矢休功復播於四夷繄爾耆英僉予神武

可

除張浚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江淮東西

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制

門下周公三年而歸大慰國人之望吉甫萬邦為憲是

增盟府之勲眷予社稷之元臣方懋邊陲之重寄誕敭

制綍敷告廷紳具官某自明克誠允文且武事親之孝

實上通於神明許國之忠可兼貫於日月蚤登庸於次

輔克左右於中興一德格天四海奠枕殊方震慴閩姓字以膽寒多士歸依想容儀而心悦即其効之若此知夫中之所存延因勤勞旋請閒退久徜徉於泉石靡事浮沈兹表重於江淮果煩經畧太上皇惟深眷注予一人敢後褒崇絺冕纂車峻陛亞傅繡裳黻衮改胙大邦增使節以寵元戎總兵符而護諸將尚仍書殿之貴以壯轅門之權進衍户封倍敦井賦以究經綸之緼以終恢復之圖於戲誦宣王任賢使能之詩朕喜得將明之

助鑒光武畧地屠城之戒公宜以安集為先勉期戢於干戈佇歸安於槐鼎伊惟耆哲奚俟訓詞可

除吳益少傅充醴泉觀使依前保康軍節度使進封大寧郡王制

門下朕慶席父慈曽未進君臨之道恩先母黨蓋欲廣孝治之風乃睠賢王實為元舅茲加地以進律庸敷號以告廷具官某簡重而裕和高明而博達古訓是式說禮樂而敦詩書直道而行慕功名而輕富貴英標玉立

沖量海容蚤由肺腑之親久享公侯之盛方隆謙以自牧故雖高而不危俾吾外家鬱為名族念慈闈之懿德有大造于眇躬敦茲和潤之恩職我綵嬉之悅是用併昭賢業申錫寵章爰亞爵於上孤復肇封於王社進領珍祠之邃密尚仍将闈之森嚴陪衍真腴駢加多賦於戲申伯既聞於柔惠喜動周邦無忌深戒于滿盈功隆唐室勉揚茂烈無愧前人可

除吴益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依前寧武軍

節度使

門下朕尊臨宸極仰繫慈母之恩孝事坤閳斯厚外家之澤是為貴貴豈獨親親爰諏剛日之良用告在廷之重具官某温恭而清約端重而粹夷樂在詩書惜分陰於暇日知尊社稷激壯志於清時久茂德於慶閎乃蜚聲於戚畹矧奉慈親之訓每權孝弟之賢流水游龍蔑有昔人之侈靡路車乘馬是宜今日之褒崇大合公言匪存私意進儀端揆服紆衮繡之華均逸殊庭朝綴鴛鸞

之序肆加井戸貢增將壇於戲功名不難於圖始惟其終富貴勿以為易得惟其守益駎休譽以對寵光可

賜尚書左僕射陳康伯乞寢罷禮儀使支賜銀絹不允詔

朕仰膺慈訓光宅丕圖躬率羣工祗見九廟時惟上宰實總盛儀有嘉顯相之勞宜被寵頒之渥何謙之過引義而辭雖以身率人務力行於庶遂然為國惜體當勉蹈於中庸

脩學士院詔

朕一日萬幾自朝至昃玩好弗營宴游弗事唯喜聞切直將于禁中闢屋數楹使賢德之士寓直其間時或番宿朕當問名與之論議以慰夙昔之願焉其令有司增葺學士院

賜守令誡諭詔

朕觀唐虞成周之盛衆建諸侯以撫九有洎歷秦漢迄我祖宗列置郡邑亦克用乂肆朕嗣位顧德非薄夙夜

祗懼永惟邦本實在斯民民之休戚實係守令太上皇
帝精求循良留神惠養垂及眇躬乃敢怠忽以上羞付
託咨爾分土之臣各旣厥心毋滋獄訟毋縱吏姦毋奪
民時以事土木毋掊民財以資餉遺有一于此必罰無
赦至於俾民安其田里愁歎不生增秩賜金若古令典
朕將以爾風勵四方而明示厥志惟爾亦有無窮之聞

戒公卿舉所知詔

朕荷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夙夜圖回期濟大業以稱所

蒙比者忠賢之士或名或留畢集于朝雖一時之勝朕
心猶未饜足其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察以上各舉所知
明言其材可任某職異時擢用當於除書之内具言舉
授之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削官一經薦揚
終身保任如唐陸贄所言三省置籍來上以備采擇副
朕實賢之意

賜少傅觀文殿大學士魏國公張浚辭免冊命
宜允詔

朕於貴老尊賢無所不用其至卿以元勲舊德皤然爲朕而來則其待遇之恩洎夫褒崇之意豈可與一介之士同日而言哉比以敷綸未厭輿論故須作冊以顯殊私乃引舊章力辭縟禮雖體貌勵大臣之節當極優隆而撝謙挹君子之光重違懇惻勉從所請式慰其心

賜新除少傅充醴泉觀使進封大寧郡王吴益

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日趨德壽祗事兩宮付託之恩仰承睿命鞠育之德

復繫母慈雖罄天下養朕心猶未安焉錫寵外家尊榮
元舅上怡親志下副朕心此為權輿未足多遜

賜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吳益辭免
恩命不允詔

卿夙承閥閱守禮蹈義昆弟相處號為二難名譽之崇
實慰我母朕謂曾元之孝不如曾子故推此恩以見朕
志不然朕豈以名器假人者哉卿苟知此又何以辭為
耶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軍府事湯思退乞宫

觀不允詔

古之大臣一出處進退之節至其在位無内外輕重之心卿早相上皇蔚為賢宰屬維新於庶政乃作牧於東藩方以告猷遽求均逸謂朕不足以語治則曽未接於聲音謂卿不可以有為則尚强於筋力縱使遂卿之請忍即捨朕而歸揆之人情質之事體皆為未可其又奚言

賜新除兵部侍郎周揆辭勉恩命不允詔

徽祖作成人材橋門所儲億萬士類卿之行藝卓冠一時朕固聞而知之洎我上皇捜攬豪俊鋒車所名二三聞人卿之論思實秉聖聽朕固見而知之則奉慈訓纂洪業收名者碩可後卿乎武部二卿茲庸暫起朕志既定其勿牢辭

賜新除右諫議大夫任古辭勉恩命不允詔

朕以眇躬仰依慈訓託於士民之上實賴左右忠賢之

臣而共濟之矧惟諫諍之官專以消朕不逮者庸可後乎卿秉節据正無所回執頃為御史亦既有聲言皆詳明事亦剴切議者謂其得體朕心慕焉則輟從千里之名邦進處七人之上列固不為忝其又奚辭

賜新除保平軍節度使王彥辭勉恩命不允詔

卿英名蓋世深畫過人膺太上之眷知受西陲之委寄頃者風塵告警斧鉞出征威聲所臨醜類悉遁龍韜豹畧久勤幕府之行紅旆碧幢宜峻齋壇之拜肆予嗣位

忽覽遜章惟帝命之已敷豈朕心之敢易

賜四川制置使沈介誡諭詔

為政之道貴乎寬猛得中惟我蜀人樂於寬政昔張詠尚寬至發姦擿伏時用其猛蜀人以為神明卿材術疎通必能本人情順風俗以為政無事多訓吳璘兄弟繼守西邊備極忠順中興良將未見其比本朝設制置使冀協和以濟事而比來進取議論乃有不與聞者朕問之不知良非本意卿可與國相體商訂務為盡善於璘

有助可也李師顔之在興元王彦之在金州皆可倚仗賴璘與卿悉調護之兵勢稍强民力稍裕恢復之舉當自西陲始卿其念之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賜侍從臺諫等筆札修具弊事詔

朕惟天下有弊事無弊法祖宗立法夫豈不良今日之弊在乎因仍習俗固而不化遂與法意背馳若解而更張宫商斯在經不云乎變而通之以盡利推而行之存乎人朕覽張壽所奏犁然有契于衷已令侍從臺諫集

于都堂令賜卿等筆札宜取當今弊事悉意以聞退各
於聽治之所盡率其屬諭以朕旨使極言之毋得隱諱
朕有考焉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戒帥臣監司舉劾部内知州臧否詔
朕祗膺慈訓誕保斯民永惟戚休繫于牧守昔我祖宗
列郡數百患其不能盡得人也乃分道遣使以寄耳目
之臧否萬里如見肺肝故累朝之民安於田里可比治
古人者法令猶存而今莫克舉是以循良不勸而貪暴

未革将何以助朕為治咨爾部使者其悉乃心察列城之政舉循良劾貪暴以聽陞黜至於材非所長無他大過而授柄胥吏吾民有受其獘者亦條列以聞朕當命以他官不遂廢也剌舉以公朕則有賞阿私失實罰亦隨之其令諸路帥臣監司限兩月各具部内知州治行臧否連銜聞奏茍違朕言臺諫劾之

賜四川宣撫使吴璘回師秦隴詔

朕比覽卿奏念卿忠勞比心未嘗一日不西向而卿子

挺又能堅守德順備殫忠力世濟其美傳之方冊可企
古人今若併力德順敵或遁去進前所得不過熙原恐
將卒疲斃於偏方無益恢復以朕料之若回師秦隴留
意鳳翔長安乃為大計卿更審處也卿所帶忠義兵却
須守挈老小於秦州以裹措置屋宇屯之必得其用比
王彥之去聞極遲遲比深可罪亦有曲折拱知其詳卿
且包含用之方時艱難人材不易得卿當使過以責其
後効傳不云乎師克在和比之謂也邊地多寒卿宜益加

保護副朕注想

賜都督張浚審訂北討長策詔

比得李顯忠邵宏淵奏北討已令條具專委卿審訂卿可更名顯忠宏淵并素有謀畧將校集贊議幹辦官等將前項事宜密加熟議彼之上將為誰可以當吾宏淵角戰平野騎兵孰多既得中原何術以守儻盡長策朕當親駕臨江督府移幕臨淮以督諸將成功有厚賞誤國有顯戮若姑欲示敵人以聲勢使之知懼而不敢犯

是亦一策二者必居一於此卿可密奏來

賜兩淮將臣李顯忠邵宏淵條具出師方畧詔

覽奏備見忠謀良深嘉歎但未知方畧如何方今將校出衆隅者為誰可保不敢擄掠方今之兵幾人出戰幾人留乇以備衝突兵出何道何處可先據險何處有粮可因饋運當從何路援師當出何方既有成謀必非浪戰可密行條具仍須經都督府審訂以聞當從所請

戒監司令所部不得重價折變兩稅詔

朕祗荷高穹眷祐烈祖垂休獲承太上之慈訓修明治道夙夜不敢荒寧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與海内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桑婦終歲勤動價賤不足以償其勞而部邑或弗知卹使倍蓰以輕其直甚亡謂也其令諸路監司嚴戒所部應民兩税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外當輸本色者毋以重價彊之折錢若有故違按劾以聞當寘于法

求遺書詔

朕仰惟太上皇帝留神典籍雖在艱難不忘搜訪是以
祕府所藏幾復承平之舊迺者館閣書目告具朕適臨
幸插架萬層籤帙溢目益以見太上皇帝崇儒右文之
盛朕敢不祗承尚慮四方藏書之家或有可補散逸亡
繇來上及其間卷軸浩繁非給筆札不能傳録者宜檢
照祖宗及太上皇帝求遺書故事令學士院降詔
撫問侍衛親軍步軍指揮使吴拱到闕并賜銀
盒茶藥口宣

卿勲著上流寵提禁旅兹屬秋陽之盛眷言夙駕之勤爰錫珍芳式彰禮遇

賜新除少傅觀文殿大學士魏國公張浚告口宣

卿一代元勲三邊重寄既壯猶之入告宜寵數之駢加體我眷私亟其祇受

撫問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張子蓋到闕并賜銀盒茶藥口宣

卿制閫臨邊揚旌赴闕方秋風之凄勁諒夙駕以驅馳肆頒飲劑之良用息道塗之勤

撫定中原蠟告

皇帝若曰朕初嗣位慨念中原之民久比塗炭未得休息心懷惻惻夙夜靡寧非不能從事干戈以决勝負重念人命難得怨苦難洗今來昭大信明大義於天下依周漢封建諸侯及唐立藩鎮故事撫定中原不貪土地不利租賦除相度於唐鄧海泗等州置關隘如函谷關

外應有能據守以北州郡歸命内欵者即其所得州郡并旁近城邑裂土封建大者為真王帶節度鎮撫大使賜玉帶金帶塗金銀印其次為郡王帶節度鎮撫使賜笏頭金帶金魚塗金銅印並賜鐵券旌節從物聽於次第私廟立戟元係蕃中姓名者仍賜姓名各以長子為節度鎮撫留後世世傳襲永無窮已餘子弟聽奏充部内防圍刺史亦令久任將佐比類金國官品升等换授其國内各置國相一員委本國選擇保奏當降真命餘

官準此内不可待報者聽先次赴上土地所出並許截留充賞給軍兵祿養官吏等用更不上供分文每歲正旦一朝三年大禮一陪位如有故聽遣留後或相國代行天申會慶節止遣本國官一員將命應刑獄生殺並委本國照紹興勑令參酌施行更不奏案合行軍法者自從軍法四京各用近畿大國兼充留守朝廷惟於春季遣使朝陵餘節朔止用本處官吏侍祠每遇朝貢當厚給茶綵香藥等其遇一國有警急諸國迭相應援或

出兵牽制義同一家如開闢土地俘獲金寳生口並就
賜本國其有功將士委本國審實保奏當優轉官資其
餘恩數有該説未盡者續次須行令來所遣宣諭各仰
思念久遠趂時成立功業子孫世世享利毋徒死於干
戈請候議定各遣子一人入覲當特賜燕勞畢即時遣
回有合奏請事宜許其續奏所有信誓之言並候鐵
券内刋寫機會之來時不可失各宜勇决以稱朝廷
開納之意隆興元年二月一日三省同奉聖㫖遣人賫

告奉勑如右謹告

令遣右宣議郎試尚書兵部員外郎李申甫充宣諭使候議定日皇帝遷都建康府以受朝賀遣使約諸國歃血同盟各相保援以固歡好如有彊國背盟侵犯弱國王師即為牽制不行殺戮但務和平為永久子孫之利各請無慮

外制

俞布等循資制

勑朕廣營田所以足兵儲裕民力也爾等警戢之餘勤於勸課耕鹵莽聚京坻稍陟一資用示優奬

滕璵循資制

勑羣盜剽敓使吾民不得安其田里爾長一方能設謀畧悉使就擒民用安堵績効之著合于令甲陞資示勸匪朕得私

王宏補官知蘭州制

勑蘭去中朝數千里民違聲教三十年有能嚮風是為

知義具官某材推果毅姿兼沈雄夙有志於歸仁故無心於助虐能令千戶知死生禍福之機坐使一州成禮義衣冠之地爰茲懋賞用奬奇勳就領郡符仍兼將印爾其務寧遠俗益勵初心圖惟慶譽之終嗣有褒崇之寵可

宋興祖補官制

勅某㠯者國家有事中原而忠義之士雲蒸霧合作我前驅非爾糾率疇克然哉庸進厥階以勸來者

朱祥等補官制

勑某等士有忠義根諸心非得人激發之亦或因循莫克自奮爾等間關傳檄卒底成功爰命以官式奬勤勩

蕭一中親屬補官制

勑某等身居累地心在本朝竭蹷來趨中途遭變有嘉慕義良用憮然凡居姻黨之聯服我裦崇之命各思忠順毋忝前人

鄮峰真隱漫録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鄧峰真隱漫錄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溶

謄録監生臣戴祖覃

鄮峰真隱漫録卷七

宋 史浩 撰

奏議

保舉豐謨充知縣劄子

竊見右儒林郎監秀州華亭縣青墩催鹽場豐謨係故御史中丞謚清敏豐稷之曽孫克守家法㢘介自將初為楚州寳應縣令於荆棘瓦礫之地招誘逋亡朞年即

成井邑歸日以一擔自隨中途有盜剽掠發視皆絮衣紙被盜相覷咨嗟羅拜而去次為南雄州始興縣令縣之豪民怙虔賊為民害謨親入土寨擒其魁戮之一境肅然日夜伺令得失欲報仇終無所得次為光州定城縣令專於摩撫烏合之民相率樂業一日疾作縣官即卧內見之不設帷帳絮衣紙被不堪其憂民為作佛事覬其生又相率遠詣廬州師司乞留再任不可去之日民泣送越境不忍捨去若使再當劇邑必能不改其操

輪對劄子 見知高宗只因此劄

臣仰惟陛下天錫聖性躬孝慈寧曩因慶壽推錫類之恩天下耄耋咸被爵邑婆娑聖時以樂餘景甚大惠也而有司奉行不體上意拘以歲月之限間有阻抑使萬古曠澤而有不徧之累臣甚惜之夫子欲親榮其誰敢後州縣刻發自為稽期彼同井里隔門牆年適相若而獨不被其澤豈無向隅之歎乎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紹興二十九年正月一日慶壽恩合封祖父母父

毋諸州已具聞見下部未施行者並乞於今年九月明堂大禮赦内該載放行所貴破有司拘礙之文全陛下罔極之報鴻恩溥博億載愈光不勝天下幸甚

請安反側劄子

臣聞强隣失信違天叛盟陛下至仁弔民伐罪干戈所指不戰而奔遁者變起蕭墻渠魁授首普天率土同知國運之方興掠地屠城正非今日之所急貴在先安於反側乃能盡撫於流亡益靳賽張中孚之徒徐文宜生

之輩若非海納用彰曠蕩之恩則必狐疑別立姦宄之主勿謂內已登于几上其如敵尚在於舟中敢冀聖恩亟頒曲赦高其爵賞示以腹心使彼曉然而無佗則必慭爾而弗叛神州之版地於是可復寰海之生靈於是可安儻不速赦羣兇必定復樹一敵時當其可間無容髮之機令捨弗為決有噬臍之悔臣識非通敏言又闊疎仰冀聖聰赦臣死罪

除中書舍人舉自代狀附

伏覩左宣教郎秘書正字兼權著作佐郎程大昌材術疎通文詞高古比同登於學省實久識其賢模臣所不如舉以自代

薦潛邸舊臣劄子

臣等恭惟陛下龍飛御極曽未淹旬首擢臣等寘之從列深惟際會竊自省循陛下天縱聖學雖出生知然而就傅以來二十餘年太上皇帝遴選儒臣俾為輔導及其成效益有自來譬如多稼有年既耕而種既種而穫

夫豈一日之力哉臣等晚備誦説聖質已成初無涓塵裨益而猥蒙厚恩先諸舊學心實不安此而不言使陛下未發晉文求介推世祖名嚴光之令臣實有冒功蔽賢之罪欲望聖慈特降明詔凡曾侍潛邸臣寮依累朝故事第加恩典

論未可用兵山東劄子

臣恭覩陛下特發英斷進討山東以為恢復故疆牽制川陜之謀臣獲侍清光親奉睿旨不勝欣忭然亦有惓

惓之愚不敢隱黙竊以傳聞之言多謂敵兵困于西北不復顧山東加之苛虐相承民不堪命王師若至可不勞而取審如此説則弔伐之兵本不在衆偏師出境百城自下不世之功何患不成萬一未至盡如所聞敵人尚敢旅拒遺民未能自拔則我師雖衆功亦難必而宿師于外守備先虚我猶知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陜彼獨不知警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耶為今之計莫若戒勅宣撫司以大兵及舟師固守江淮控制要害為不

可動之計俟有餘力方可遴選驍勇有紀律之將使之以奇制勝若徐鄆宋亳等以次撫定之兩淮無致敵之慮然後漸次邳大兵前進如此則進有闢國拓土之功退無勞師失備之患實天下至計也益山東去敵人萬里彼雖不能守未害其疆兩淮近在畿甸一城被寇尺地陷沒則朝廷之憂復如去歲比臣所以夙夜憂懼寢不能瞑而為陛下力陳其愚也且富商巨室未嘗不欲利也然賈于遠者率不肯以多貲付之其意以為山行

海宿要不可保若傾囊而付之一有所失悔其何及哉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願陛下留神察焉臣比者誤蒙聖
慈使攝事樞筦攻守大計實任其責伏惟陛下照其愚
忠速降處分

貼黃前件事宜臣雖已面陳縁利害至重欲乞陛下
反復省覽故敢輒具此奏方今大臣如張浚當世宿
儒深曉此事陛下試委之詢訪如得萬全始可議動
不可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也若乃順諸將之銳

氣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廷寇至則斂形於山寨使彼無辜之赤子皆為横死之游魂取快一時含冤萬世此去冬已然之失令不可復蹈之葢古之取天下者不為一時苟得之計所謂傳檄而定者信得其定矣又況浚之威名敵人所畏若小不如意敵得易而侮之豈不勞陛下宵旰之慮乎臣恐此時獻計於浚者不肯任其責矣此臣區區深欲寶惜此舉之意也惟陛下反復籌之

再論山東劄子

臣恭領御筆天語褒嘉謂臣狂瞽之言偶合聖意臣自惟愚瞽每有所陳必契淵衷雖大度有容欲求芻說然揆之古人亦可謂千載一時之遇也臣伏讀訓詞感激至于霣涕方今立國之道貴在得人曰財曰兵以次舉行使足食足兵何患敵人之富强哉自陛下即位以來凡臣之建議莫不以自治為先深恐好名之士但持正論以撓初謀銳意之士不卹大計以成輕脫是以拳拳

之念蚤夜不敢忘今幸陛下持之以剛明斷之以勇智臣之愚直遂得行焉經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陛下既已信臣不疑使臣獲盡其區區不勝幸甚

乞罷蕭鷓巴入内打毬劄子

臣聞傳曰奔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古今之通論也近者契丹歸正蕭鷓巴等萬里遠來誠為勞苦其實則奔亡之餘又況彼或遣之以為吾間縱之以蠹吾國皆未可知也陛下待之之禮當予

之爵命使無失所嚴其駕馭使有後效可矣今既賜之對錫之燕其餘匪頒優待無所不至當遣回軍前分部將下勿使主兵曾此未聞忽有旨令入內打毬臣竊惑之夫此輩生長遐方擊鞠之戲固所精也陛下欲以為戲而觀之耶抑欲優待而寵綏之耶若以為戲臣以謂降人不當使其窺見宮牆之內若欲寵綏臣以謂邊將必多方招置以為功他日高官重祿悉為此輩所得實無益於恢復徒有耗費爾昔徽宗朝郭藥師以地來降

待之以腹心嘗請擊鞠於牟陀岡其後叛去敵兵大入果於牟陀岡作營寨汴都失守實自牟陀岡登城此輩野心固不當以為戲也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揚觶而號於衆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此輩奔亡固不足以當寵綏也陛下舉措天下所拭目傾耳誠不可以不重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此之謂也臣前者既言賜對不可於便殿當立仗以示威錫宴不當用使者之禮乞免從官押伴既蒙陛下俯察

臣衷悉如所請陛下從諫若轉圜之易聖德巍巍度越百王之上不可於此而失之

論歸正人劄子

臣聞古之得天下者皆由小以致大若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也湯之一征天下始信故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怨者徯其來而不至也是故師至其國若時雨降非謂四方之民先歸湯之國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者有其心也是故至武王時始殷商之旅其會如林非

謂使天下之民先歸文王之國也若使民先歸其國則七十里之亳百里之豐何以容東西南北之人而所謂亳與豐之地方且疲於贍養日益窮蹙又何暇修文德以格遠人之心耶今陛下外有勁敵日為姦謀以撓我日縱流民以困我沿邊守臣由之不知方且日以招徠為事自去冬用兵以來歸正之官已滿五百皆高官大爵動欲添差見闕歸正之民不知其數皆竭民膏血唯恐廩之不至數年之後國家之蓄積竭於此役東南之

士夫久不得調東南之農民身口之奉不得自用安保其不起為盜賊而求衣食之資乎不於此時有以救之騷騷不已布滿東南蠶食既多國用益乏已來者不獲優恤必有悔心方來者待之愈薄必有怨心夫剝膚椎髓以奉之意者望其知恩而欲其為我用也若使怨悔之心生終亦何所濟此為國遠慮者莫不寒心也今說者必曰不如是不足以繫中原人心夫內修政事教化既明風俗既厚百姓家給而人足使彼之士民顒立於

朝願爲之氓而不可得然後一旦興師恢復土宇皆爲

王臣則其心大悅如湯之后來其蘇武王之一怒而安

也若吾之政化未施財力先屈國尚未可保安能繫中

原之心乎凡爲此論者皆慕古人之虛名失當今之實

利者也臣願陛下密敕沿邊守臣其有襁負而至者諭

之以久遠之計曰國家議戰與和皆爲汝輩久此陷没

欲圖拯濟若爲戰計則他日得我故地汝皆吾民又何

捨墳墓棄親戚而來若爲和計朝廷亦豈遂忘汝等宜

各安本土以俟議定則彼必感我恤之之意深念之之心切將無所歸怨而敵聞之亦必知我國有人矣於是葺藩籬保形勢寛民力以固邦本募勇士以益軍籍政修而教興國富而兵强機會之來豈有窮已一舉而得中原大開明堂受朝賀此成湯文王已試之明效也夫未至此時而先為計以自蹙此敵之願後雖噬臍其無及矣利害得失之機較然可見陛下不可不深察也儻未以臣言為然欲望聖慈斷自宸衷上取太上之訓下

盡近臣之議以歸至當然後定其規模使沿邊守臣有所遵守

第二劄子

臣聞棄實而務名捨近而謀遠見利而忘害此三者天下之大獘古今之至戒也臣比者極論招納歸正人之非雖荷聖慈已賜開納尚慮議者或有異同臣請得申言其詳夫自淮泗之北燕趙以南幅員萬里皆我故疆若使朝廷根本已立人材已衆功無僭賞罪無佚罰兵

彊國富事力有餘以陛下英武之資乘中原愛戴之心一舉而取之宅中圖大以復舊物則天下之議孰敢以為非今既未能乃區區然招集逋逃之衆以為繫中原之心此臣所謂棄實而務名一弊也自去歲北兵入境之後兩淮蕩然驅敵殺戮不可勝計井湮木刋積骸如山慟哭之聲至今未已調度日繁江左重困屯戍雖遣藩籬未固此皆當如饑渴如焚溺日夜圖之者今未見大有措畫而廟堂之上率常以大半日力整會歸正人

某人乞官某人援例以廟堂猶如此則宣撫司沿邊諸軍帥司州郡又可知矣此臣所謂捨近而謀遠二弊也北人初來扶老携幼莫不皆言去患難歸父母嗚噫流涕以手加額不知者觀之真若可喜然此輩小人何常之有廩給禄賞少不厭其無涯之心則怨詈並作未必不剌取國事歸報敵境況又其間往往有本心為間探而來者此臣所謂見利而忘害三弊也以此三說反覆究繹掐納利害可以立決加之敵情難測譎詐萬端今

北人將片紙來者即與官僧道雖無度牒但持戒牒來者即與度牒若敵國設計多作僞告僞牒源源而來上則竭國力以祿養歸正官下則隂壊度牒之法我尚為有謀也哉且中國士大夫雖身登科第家世公侯一有過失坐廢終身而歸正官則一切不問是仕於北廷者何其幸而仕於天朝者何其不幸也即中國士民欲為僧道者由買度牒以至書塡受戒非四五百千不可而歸正僧道則一切不問是生於敵境者何其幸而生於

王土者何其不幸耶臣惓惓之實欲望陛下棄名取實以集大勲先近後遠以安邊鄙見利思害以杜亂萌異同之論一以理决之昔吐蕃欲取唐維州陰遣婦人嫁守閽者生子長大守閽而吐蕃入寇遂開關納之宣和中郭藥師入朝請擊鞠牟陀岡乃默視可作營壘之地其後敵騎大入果集于此則招納之事豈可忽哉伏惟留神采擇

論未可北伐劄子

靖康之禍孰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塵六宮之遠役境土未還園陵未肅此誠枕戈待旦思報大恥之時也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圖遠刼内乏名臣外無名將士卒既少而練習不精遽動干戈以攻大敵能保其必勝乎茍戰而捷則一舉而空朔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張浚老臣豈其念不到此而穏於幕下輕易之

謀臣於北人誑順之語未遑精思熟慮決策萬全乃欲
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臣竊以為未便上皇親覩禍
亂豈無報敵之志當時以張韓劉岳各領兵數十萬皆
西北勇士燕冀良馬然與之角勝負於十五六載之間
猶不能復尺寸地今乃欲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
寡謀而取全勝豈不難哉惟陛下少稽銳志以為後圖
內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選良將練
精卒備器械積資糧十年之後事力既備苟有可乘之

機則一征無敵矣

乞免臺諫侍從當日條具劄子

臣昨夜伏覩御札賜侍從臺諫不允三日條具之請臣竊思之陛下為此將以得天下之弊而更新之庶可立萬世之基業何為欲速如此夫鐘之扣也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人之言也畀以閒裕然後盡其藴今若促之使不得盡他日或有弊不革則必有辭曰倉猝不暇及也將何以責之臣未敢奉行聖旨者誠以陛下今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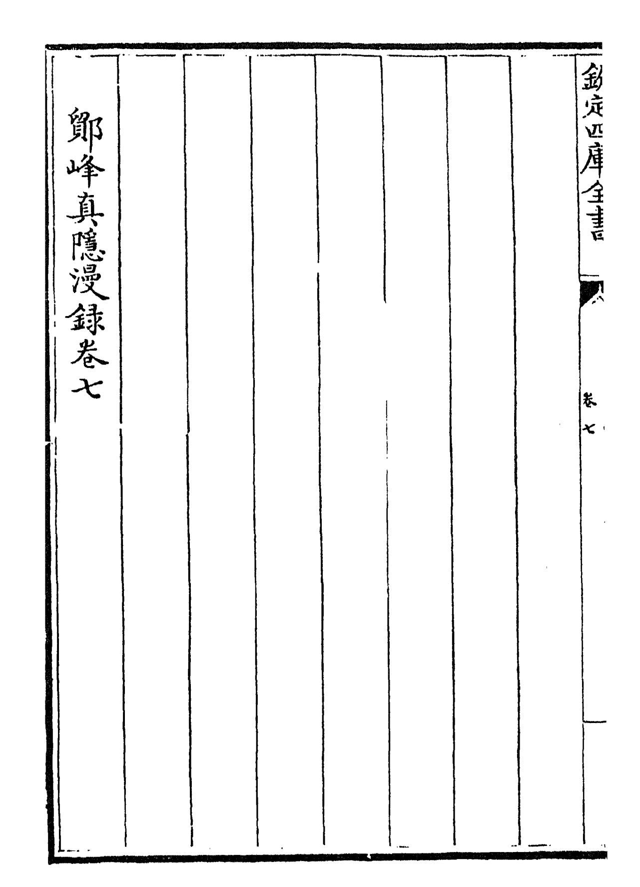
舉真可追配仁宗書之信史足以光萬世於此而促迫之使不得盡其緼則人皆付之文具矣所有御札謹俟少選進入乞賜俞允俾遂三日之請

第二劄子

臣恭領聖訓至於諄諄曲折臣以賤微冒犯天威罪宜萬死臣當退就斧鉞不可復言然臣區區猶不能自已者誠以陛下聖性純明德量寛大今日忽為此舉乃與平昔不類是以疑之張燾之言覬陛下取獘事而革去

非欲陛下以一日之力困諸儒於筆札之下臣意得從
臺諌游學校取科第欲其答策持論固所優為然非陛
下前日求言之本意也夫言之必可行貴乎考察事情
周知物態民之利病國之安危籌度于心筆之于紙聖
君用之則天下咸被膏澤無一物之失所若陛下欲令
援筆而書不切於事如舉子之在場屋侍從臺諌何至
不能而飾詞以求展限哉令天下三歲科舉舉子未嘗
有曳白者而謂立朝之士不能此左右之人欲用此以

為戲使陛下有輕士之心其與祖宗開天章閣求直言豈不甚相戾耶昔仁宗開天章閣使大臣條對姦臣欲困同列故請一日而畢其間所說有得其大體者衆不能奪竟許退而條具茲故事也陛下若不聽臣言馴此而行則將流於薄而忠厚之氣象不見矣此臣所以雖有白刃在前不敢避而欲救陛下之失也唯陛下亮臣無佗所有宰執申請三日之限謹用繳進伏乞睿慈特賜批依



鄭峰真隱漫録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鄮峰真隱漫録卷八

宋　史浩　撰

奏議

回奏條具獘事劄子

臣今月十六日午刻恭領聖㫖下詢臣曰前日集議宰執獨無奏章侍從臺諫所言孰為至當令臣條具臣祇奉㨗命震懼於心倉猝之間不知所措臣竊觀聖問仰

見淵衷既定宏規復咨羣議此實帝王之度量豈容蠡管之測窺臣頃因陛下即位之初嘗陳今日禦戎之計謂藩籬不可不固扃鐍不可不嚴藩籬固則内之政事可修扃鐍嚴則外之姦細難入先為守備是乃良規若夫議戰與議和則亦在彼不在此彼戰則戰彼和則和不忘戰姑為雪恥之後圖戰不忘和乃欲緩師而自治此度令年之事力故立一時之權宜既匪成謀未為定論第當堅壁力禦攻衝謹俟乘機以圖恢復儻聽信淺

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敵去則論賞以僥功敵至則歛兵而遁迹使彼無辜之赤子皆為横死之游䰟取快一朝含怨萬世謂之恢復豈不痛傷然念祖宗版圖久染荒僻之俗祖宗陵寢鞠為荆棘之場為人子孫可忘食息正須厲志於名實賞罰責成於將相公卿假以歲時復其境土鋒乗破竹勢順建瓴是為弔民伐罪之師不作鼠竊狗偷之態此陛下之素志亦愚臣之舊聞彼侍從臺諫之流真議論文章之粹蘭菊有春秋之異藥石

俱砭劑之良固匪能言而不能行實皆可敬而不可慢雖衛多君子知國勢之愈隆然楚有得臣念敵情之未保是宜練兵而選將常在拯溺以救焚臣願陛下采其所陳亟為之備臣適當短晷素乏長謀姑以狂辭仰酬清問覬因一得少補萬分

論用兵劄子

臣昨晚恭領御筆論偽境元帥所答張浚書誠如聖訓然以臣愚見陛下經廢弛之後目今兵力寡弱財賦單

置若歲歲設備敵人聲東擊西長淮千里大江綿亘皆是敵境處處用備人人不得休息譬如兩虎共鬬勢不俱生二器相擊薄者先穿若不因其來稍加思慮臣恐自此無時寧息臣觀敵情彼亦厭兵但以本朝時縱無謀之將前去侵伐不得已來應我若能因其厭苦乘勢遂清中原是一機會若猶未也須當料吾甲兵如何財用如何取之當自何處守之當用何人使吾備不弛吾力益壯他時觀釁而動有何不可葢敵國未有長盛之

理破滅有期但當小忍以俟之爾以陛下之英明神武豈患不得天下但顧今日兵力未壯民力未甦財力未足而遽捨內以事外雖得天下未見其利也宜因此徐名張浚來議此事臣之識淺不過如此不足以仰禆聖算惟陛下恕之

回奏令條具時務劄子

臣適者恭叩龍墀僭言時務心之所慮不覺發口伏蒙聖慈赦臣狂直俯賜優容臣惟遭時得君有如臣者萬

古鮮儷其何幸也臣退思補過汗下如雨然非臣狂直又何以彰聖德之優容耶臣恭奉睿訓令臣條具今所當務何者為革弊之先臣聞唐李泌有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臣將易其說曰主相變習俗不當為習俗所變蓋習俗之移人如水浸潤久而不自知陛下儻堅初心以敦明視高出萬物之表如大圓鏡垂之空中物之來者皆不能逃又豈能為習俗所移昔人謂之照破是也照破則此事辦矣臣當條上施設之先後以補萬分

論降詔視師劄子

臣歸鄉無屋可居旅泊山寺謝絶賔客罕聞朝政前日忽傳邸報六月十四日陛下降罪己之詔臣伏讀流涕以謂陛下即位之始與臣言曰内修外攘期以必可恢復當須少忍無求欲速陛下念祖宗之故疆列聖之陵寢安得不俯從其請今旣主帥失策豈陛下之過而猶責躬以示天下仰見聖度寛大必能上回天意下感人心以成中興之烈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陛下以

之臣雖在遠外實懷主憂臣辱之念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惟知祈弭外虞以見忠赤臣恭聞聖詔以秋涼擇日視師臣實憂之葢江外之兵經此勞苦固當撫勞然陛下一動真不可輕正宜慮遠若敵不南侵恐為徒費萬一有警勝負未決之間進退必有難處者以臣鄙見不若詔諸路帥守立賞命官糾集土豪起勤王之師如福建槍仗手宣歙弓弩手諸州射生户之類來屯江上仍取東海范榮所總舟師及沿海船户素有勇略之人雲

集大江以備不虞大駕聲言進發未可便行庶幾敵知畏而不敢易我則或進或退皆有所恃以底萬全大抵近日謀國之論多失於輕審之重之惟在陛下則臣區區雖病卧牖下死亦瞑目臣職不當言言之有罪誠以久荷陛下恩憐異於稠衆義則君臣情兼父子情迫于中不能自已伏乞聖慈察其心而赦其罪

福州乞置官莊贍養生子之家劄子

臣所部福州屢經賢守奉宣德化士大夫好義民庶安

分恥立訟庭刑獄不至繁多惟是誘掠男女一事畧無
少衰詞訟十居六七葢父母愛子之心人皆有之既爲
無賴之徒多方引誘少弱無知安能自拔利之所在豈
恤父子生離之苦臣嘗力究其弊皆因建寧府南劒州
汀州邵武軍四州窮乏之人例不舉子家止一丁縱生
十子一子之外餘盡殺之貴家冨室既無奴婢其勢不
得不買於他州價値既高販掠之人所以日盛刑禁筆
楚情重者多至編配而比風終不可革實可哀憫國家

屢因臣僚論列閩俗不舉子前後畫降指揮痛革此弊令生子之家官給贍養詔旨非不丁寧法禁非不嚴密然州縣匱乏趣了目前官吏軍兵請給之外揀汰使臣嗷嗷待鋪日增糜費安有餘力可應上項指揮以此申嚴約束悉為文具臣今措置欲於建劒汀邵四州諸縣各置官莊一所典買民間田畝收積租課令窮民下户婦人有孕及七月者關告耆社申縣縣為注籍俟其生産之月即申縣縣下官莊給歴每月支米若干滿三歲

住支葢方其初生以水殺棄父母不之見也及其痛定
未有不悔其殺之者今若誘以微利使必活之三歲之
後必不忍殺此臣區區之意也伏覩近降指揮將本路荒
廢寺院田產估價名賣臣自到任以來用度節省別無
虛費將本司逐旋趲積到錢就提舉常平司取建劒汀
邵四州縣所賣荒廢寺院田產盡行承買以為官莊砧
基臣又恐生息既多所買之田不足以給欲望聖慈逐
州給降度牒一百道委守倅出賣將所得錢椿管專一

增置田畝庶幾不至乏少候至官莊豐盛即前項措置可行如蒙聖慈允臣所乞豈唯建劔汀邵四州所活不知其數抑使泉福等州少弱男女必免誘掠之苦是一舉而兩有所利緣上件事正係君上恩德乞作聖旨行下

貼黄臣伏見本路提舉常平公事右朝散郎薛居實頃守興化公勤廉介政績可紀已蒙陛擢令為本路監司前件陳乞如蒙聖慈賜許乞委薛居實同共措

置條晝約束聞奏將所賣度牒錢及官莊收到租課

乞専降聖旨並依常平法不許州縣移易庶幾經久

不廢八州生息歷千萬歳悉自聖慈今日生成之恩

進陳正言四經解劄子

臣今月十三日叨侍經筵嘗面奏故承議郎前守左正

言陳禾有易春秋論語孟子四經解其間是正得失發

明聖人之微旨開悟後人甚多不敢隱默輒以奏聞恭

奉玉音許臣繳進今臣繕寫裝成三十八冊用黃羅複

帊封識上進臣恭惟皇帝陛下聖學高明每論經旨皆
度越先儒羣臣拱聽聞所未聞豈必少此然泰山穹隆
不厭微塵益以高大臣故敢冒昧言之如蒙聖慈赦臣
僭越賜以乙覽儻有毫分上合聖意即乞頒之祕館以
惠後學庶酬其平生勤苦之志不勝幸甚
貼黄臣昔聞故承議郎陳禾仕政和間以言事切直
得罪蔡京偶承議郎陳瓘之子正彚告京僭擬引禾
嘗共議遂併與陳瓘俱坐除名之罪靖康初凡得罪

京者悉蒙追叙㢤已襃贈諫議大夫賜之美謚官其子孫唯禾以知和州日秦檜為過客遇之意不滿檜銜之及其當國子孫屢訴不能昭雪人皆寃之今來禾幸逢聖代或蒙聖慈因覽其書嘉其用心憫其齋志賜之卹典或録其子孫尤見聖天子崇儒重道旌忠勸善之意

經筵薦石𡼏等劄子

臣年齡已暮筋力弗彊備數經筵無所補報唯有薦士

可效區區昔陳襄在神宗皇帝朝為講官嘗手疏三十許人其後皆為名卿賢相臣識不逮襄遠甚心竊慕之顧今多士濟濟內而職事釐務已經薦揚外而監司郡守已經臨遣皆不逃乎聖鑒臣固不敢強有低昂唯是遠外之人終恐逸遺臣敢錄數人以塵聖覽儻陛下察其可用臣當訪所不知次第而進恭俟采擇臣伏見朝奉郎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石𡼖器質純靜不求聞知為邑南劒之尤溪興學校禮賢士苟有利民知無不

為頌聲洋溢如古循吏朝奉郎前兩轉運司主管文字
陳仲諤操履醇正議論有源居福之鄙月評所贊人無
異詞文林郎新差充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汪義端好
學不倦有為善心嘗任四明郡僚事無詭隨唯狥公議
從政郎漢陽軍軍學教授石斗文問學知方行已有耻
不為詭激以釣虛名涵養之久必能立事迪功郎監潭
州南嶽廟沈銖鄉行可推士夫信服其與人交面箴其
失退無後言有古直諒之風臣比侍清燕恭聞天語以

人材為急故敢不避狂瞽昧死言之儻蒙收名隨材録用必有可觀臣不勝拳拳事君以人之義

論閱武劄子

臣聞蒐田以時詩人入詠羽旄之美孟子詳言君舉必書人皆稱善蓋因農事之隙當思武備之修側聞翠華將臨白石豈是留情於田獵實將大閱於車徒堅其執戈衛社之心鼓其投石拔距之氣緩急之際勤勞不辭諒惟此圖久關聖慮臣有鄙見所合冒聞其事雖微其

體則重衆所聚處人必觀光宜須嚴戒有司俾之遴選
精卒去其兇邪狡横之輩取其驍雄練習之人犒勞務
為均平號令期於純静庶使三軍之賈勇了無一夫之
向隅然後簡厥馴良置之左右環以衛士列為御營天
尚灑道清塵人必飛蜂走蟻陛下入則登壇信誓出則按
轡徐行事理應然誠非過慮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
尊所當設備其有驅馳得雋扈從宣勞勸賞旣行風勵
甚衆使比戎昭之盛事不為觀美之虛文臣有激于中

不能自默伏惟陛下俯察拳拳愛君之意特寛喋喋出位之誅

論鎮江都統兼知揚州劄子

臣聞左畫方而右畫圓並運不能合規矩目司視而耳司聽兩用不能為聰明是以乗田委吏不可以兼為抱關擊柝各勤於一職事無鉅細任貴精專鎮江大軍中興巨屏北望瓜洲只一葦南趨行闕不千程其在諸屯最為重地欲使宣威於大敵必須謀帥若長城營壘之

周防戈甲之犀利在於主者豈屬他官朝夕不在其間
孰施軍政甘苦不知與共寧得士心又况市井連甍或
有火災之警軍民聚首或多矛盾之嫌一有踈虞必將
紛擾主帥既已在遠副帥安敢自專盍兵在江南而帥
居江北儻使關白而待令真同揖噗以救焚雖駕馭有
方不至于此然僥倖無事豈可為常故使為國遠慮之
人皆有私憂過計之語儻陛下不知其才可以牧民而
御衆欲其效見於治郡與理兵何不俾鎮江之守莅維

揚維揚之師歸京口任雖兩易事歸一途聽訟之餘可以整齊其卒伍閱士之暇可以撫摩其人民卒伍既熟主帥之威容人民又樂守將之善政則斯一舉是謂兩全若曰維揚之城壁未堅淮楚之邊防未固姑留鎮守無復更張臣恐稍經掣肘之虞必有噬臍之悔願遣偏將竟其版築之功就求長材用作武鋒之貳事既專一而有緒時可往來而提綱陛下深略沈幾聖資英武運獨智於帷幄之内置諸將於股掌之中必有神機非臣

蠡測若或少加聖慮俯聽臣言斷自宸衷别求賢牧俾各專於所事庶幾盡其所長此在聖意之謀為固非愚臣所敢望臣官非言責職在經筵祇荷寵靈每慙尸素昨降中批而委諭許令隨事以直言苟有見聞敢不敷露伏乞聖慈赦臣萬死

論褒賞諫官劄子

臣比者入對内庭以衰病乞歸田里蒙賜之坐問臣以何如唐太宗臣對曰陛下聖德高出百王宫中止聞孝

儉太宗閨門之內尚多慙德豈敢望陛下萬分之一徒以其聰明知前代帝王之高致在於從諫降意屈志以來言者從而賞之以收美名以起至治史官謂功德兼隆得此道也是故魏徵諫發兵則以五百縑賞之孫伏伽諫死刑則以蘭陵公主園賞之李大亮諫求鷹則以漢稽胡瓶賞之高馮言得失則以鍾乳賞之令諫官有意為陛下開闢公道無所阿私誠可與唐臣並駕頡頏下有司亟議褒賞使萬世之下贊陛下之功德巍巍在太宗

之上豈不美哉

乞置看詳一司劄子

臣聞罔以辯言亂舊政伊尹進戒於商王無作聰明亂舊章成王申命於蔡仲伊尹傳堯舜之道成王重文武之光立一時金石之言為萬世蓍龜之訓葢以祖宗創業垂統有望後人故其君臣疊矩重規無非成法實不刋之令典為可繼之貽謀難得者聖賢之相逢所貴者子孫之長守若思輕改決匪良圖方陛下即祚之初正

微臣輔治之日上封事者累百輩言弊政者僅千條必欲取而紛更罔有贊其紹述固嘗大書方策不辜其來及夫聚議廟堂頗難其用陛下挺拔俗之見深垂裕之原一遵列聖之宏謨已輩中興之哲后比其明效大驗所當謹守弗渝比年以來獻言頗雜一劄可喜即日與之施行衆志未孚當時已自窒礙徒為紛擾無益施為始雖易若轉圜旋未免乎反汗間有深知時病灼究弊端雖惓惓以盡忠亦悠悠而未效薰蕕既溷玉石奚分

良由稽考無官審訂無局行之既無所據罷之不究其因幸賴四達之聖聰終亦一歸於舊貫為今之計當謹其初遴選從班一二人就取勑局三數吏盡裒彝憲立為司存凡以改作而獻陳必使看詳而指定稽之典禮而不悖揆之律令以無愆有補於謀必著于籍前鋪條貫後列姓名庶於指掌之間若見腑肝之易一以供上方之觀覽一以備中書之舉行或有兵機則關密院儻久行而有利益必加賞以示恩私務使三尺之金科不

撓一夫之臆説其或姑以藉手以求美官無復究心更防後患卒然而作出於不思意有在於身謀事無裨於國計葢言之者無罪當置之而勿問第欲公朝發號出令之間不失聖主繼志述事之美臣輒殫一已之見未盡天下之公欲望聖慈更諏衆議參樞邇列侍從近班烏臺洎兩省之英樞府及百司之屬盡從公道罔有異詞則此芻蕘之言或有毫髪之益

車駕朝德壽宫乞以問對聖訓宣付史館劄子

臣仰惟皇帝陛下誠孝之德根於睿性欽順之行發於
自然寅奉兩宮超越千古父堯子舜視唐虞有光焉臣
私竊慶幸得生此時前後備位宰輔目覩陛下事親之
懿二典所載誠有不能及者如朔望駕朝德壽宮與夫
聖節冬至正旦上壽或留侍終日或恭請宴游凡所以
盡人子之道以天下養者皆極其至自宜大書於策以
為萬世父子之法然自陛下登位以來至是凡十有七
年其間豈無親聞太上皇帝聖訓與夫陛下問對玉音

外庭不得而知史官不得而書誠今日之闕典也臣竊見漢高祖置酒前殿奉玉巵為太上皇壽有業所就孰與仲多之語唐太宗從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謂胡越一家自古未有而太宗有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之語此漢唐宮中一時所言而二史書之至今以為美談夫以今日閨門盛德如此而秉筆之士乃獨無以垂示將來臣愚欲望陛下以前所聞及自今以後所得太上皇帝聖訓陛下問對玉音許令輔臣隨時奏請俾之

登載日歷或宣付史館別為一書則聖子神孫得以承家法而天下後世知聖朝慈孝之德不勝臣子至願

經筵論進讀寶訓劄子

臣今月二十九日伏蒙聖慈遣中使至臣家奉宣聖旨理會進讀事臣前日面奉聖訓已即祗稟方欲率周必大同奏乃蒙傳宣臣之不敏尚乞寬赦寶訓一十五卷若併日而讀須日進三卷有勞聖體今議定欲日進一卷仍乞稍緩住講之日假日許特坐則在四月之内可

至徹章今有公劄乞賜處分比一事在陛下行之以為易求之史冊殆未嘗有此所以度越百王之上後世聞之豈不歆羨經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陛下非古訓有獲其肯如是臣等退朝以語同列無不鼓舞贊嘆

鄭峰真隱漫録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鄧峯真隱漫録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溶

謄録監生臣戴祖覃

鄮峯真隱漫録卷九

宋 史浩 撰

奏議

陛辭薦薛叔似等劄子

臣聞誤國之罪莫大於蔽賢報君之忠無踰於薦士臣嘗承之經帷薦士職也敢失其職以速官刑又況臣千載一時遭遇聖明從始曁終自頂至踵受陛下生成之

恩特出倫等欲報之心宜如何哉臣今老矣智慮荒落不足以寄陛下腹心筋力衰疲不足以任陛下股肱然區區報國之誠雖老不能忘去朝夕思念唯有進達賢才異日儻有毫分之補庶幾臣之志願償一二焉重惟內之庶尹百僚已經選用外之監司帥守已經臨遣臣皆不敢置論於其間若夫懷才抱識沈伏下僚而未能自達者據臣所知尚十餘人明州鄞縣主簿薛叔似學窺往聖志慕前修試吏之始已有能譽若任之以事當

無施而不可新紹興府司理參軍楊簡性學通明辭華
條達孝友之行閭內化之施於有政其民必敬而愛之
新建寧府崇安縣主簿陸九淵淵源之學沈粹之才輩
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新無為軍軍學教授石
宗昭學問操履文采政事四者皆過人而深自韜晦無
好異之失新寧國府府學教授陳謙材術既高文章尤
美推其所用必能稱職新鄂州推官葉適資禀甚高博
記能文其學進而未已前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崔惇

禮學問該通辭藻華贍與其弟惇詩相埒識者惜其未
用新江陰軍江陰縣尉袁燮學問醇明性資端厚守正
而無矯激久在庠序士子推服添差通判常州趙善譽
宗子之秀學問文采俱有可觀吏材尤高不在彥逾下
前撫州州學教授張貴謨文學吏治務求實用試之以
事必有益於時監臨安府回易庫胡拱故禮部尚書沂
之子沈厚似沂而拱行尤峻安恬守道不顧人知前衢
州州學教授舒璘性資誠慤好學不倦而練達世故材

實有用新紹興府府學教授舒烈性質和粹操履端固平易雖簡易而遇事有守明州州學教授王恕博通性理諳曉民事時輩推其為可用之材監潭州南嶽廟湛循性資和裕學問通明頃中甲科不求榮進而為親請祠時輩推之臣所知見處下僚未經先達薦引者凡一十有五人如蒙聖慈以臣言為不妄即乞睿旨降付中書省籍記姓名隨才録用

臨陛辭日進內修八事劄子

臣恭惟皇帝陛下仁義之治幾於二帝孝儉之德冠於百王而臨蒞天下垂二十載恢復之圖尚未如欲臣身為老臣豈不同此一念竊伏思之周宣中興復古之詩謂内修政事外征玁狁說者分為二事臣獨謂修政事所以征玁狁使吾政事修明玁狁望風知畏六月之師所以能成功也此意漢宣帝得之果見單于慕義稽首稱藩臣願陛下精思熟慮於政事益加修焉則敵國懐德畏威罔不率俾周宣之克復境土漢宣之功光祖宗

不難至矣臣今去國歸田追念輔佐之日淺政事中有欲為未盡八事敢為陛下言之伏望聖慈察臣愛君之心特賜采擇而力行之臣苟未先朝露尚得見陛下光明烜赫以成恢復之功高壓周漢二君矣不勝天下幸甚淳熙八年八月朔吉臣某昧死謹言

不弛邊防

臣嘗建議欲選文武通材守荆襄沿淮州郡俾久其任專為守禦之計取山水寨總首出作州官各有所轄火

佃僕隷皆是用命防托之人非民兵也民兵豈可恃哉彼火佃僕隷不須國家錢粮供贍止於春秋大閱稍加犒賞諭以將來不須出戰止欲防禦一州一州境内可以設險禦敵去處聽其措置有功陞轉仍許再任各舉所親以備他日之用彼方有懐土保護鄉井之意不然或有緩急各保山水寨爾豈䘏州郡乎此不可不備也

不忘川蜀

川蜀六十餘州居東南四分之一不可不思患預防自

罷宣撫司之後制置都統茶馬總領四司角立不相管攝亦不相下一有警急去朝廷萬里如何待得報應當是時將誰節制之耶制置檄都統不服則軍未必行總領不應副都統錢粮則軍亦不能行是謂十羊九牧一國三公非有宣撫使節制之何以使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乎

不易將帥

古者將帥拔於行伍漸次陞差以至顯用盖軍中曲折

非久在其間習知利害何縁纎悉曲盡事宜若汎然移易兵不熟將之號令將不知兵之勇怯一旦有警情不相通臨敵安能聽命唯不移易只於本軍陞轉俾久於其任則事無不辦

不棄遠人

臣當陛下初政叨冒為相是時陳康伯張浚鋭意招納歸正人臣爭之不得以此求出其後來者果無可用散在諸州每州不下千百人口出怨言不知上恩一有饑

饑不可不慮今宜詔諸州守臣舉可用之才發來赴闕養之軍中既取其桀黠防閑於此則諸州所留皆老弱無用之人可以銷患於冥冥

不興大獄

自古大臣執權近習恃勢天下之士自非嗜進無恥者皆不肯附之必有竊議於後彼欲誅不附己者非興大獄則不能連及黨與人主聽之則無辜之人皆陷刑戮怨歸人主亂及國家禍自此始秦檜晚年告訐風熾盖

有此禍皇天降祐使檜即死不然則賢士大夫無噍類矣陛下揔攬權綱洞照忠邪永無此弊茍涉疑似願陛下熟察之

不輕縣道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古者以民為重以其為君與社稷之根本也今則以民為輕何以驗之攺官人須作知縣是也夫人材各有分量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如何攺官後一槩使之為縣

彼强明之士不便於吏吏尚能使豪民訴之遂不終任況夫疲懦癃老之人必懲前害與吏和協以幸善脫夫與吏為黨則獄訟不平誅求無已民安得無愁嘆耶今莫若使精加覈實有疲懦癃老者改官後使受縣丞而去許其三任縣丞關陞通判然後内自郎官以上外及監司守臣各令薦舉可為縣之人而授之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斯民庶有息肩之期矣

不取月椿

江湖等路諸州月樁錢初無名額唯取辦於縣道無所從出則必取於民若於常賦外横斂一錢則監司必按臺諫必劾故不免取之獄訟且如甲與乙競甲富而乙貧甲必被罪何者欲其出錢以贖罪也獄訟不得其平能無怨乎朝廷不知其如此也版曹不知其如此也州郡利其登足而不問也監司憐其無取而不言也民之重困最甚於此宜罷之

不廢會子

送敵每以土産之微物於榷場多方換易銅錢彼無用也徒以國家以此為寶故欲多藏以困我今聞會子可以代銅錢已足以伐其謀矣願陛下於此更加審訂使其流通無弊然後可以為經久之利臣謂若許民間輸納官賦交易物産典解出贖盡用會子更立法以禁其减價則會子可以通行矣若使民間全用會子輸官則富家將以所蓄之銅錢買會子矣會子既出則銅錢必盈溢於官庫是亦收銅錢之一法也

論停減德壽宮官吏兵卒劄子

臣聞孔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恭惟陛下天姿純孝聖性仁厚致養德壽宮承顏順色供奉過於優隆二十六年間有加無損此亘古帝王所不能及今者臣恐廷臣中有不識事體或進德壽宮官吏兵卒鐫減停放之說者陛下平日從諫如轉圜若於此聽之必少累聖德伏望睿慈堅忍一切勿聽且仍舊貫姑俟三年之後有所去留減

罷亦未為晚庶幾寬太母之懐全陛下萬古冠冕百王之孝貼黄臣竊觀本朝累聖有大臣物故者尚且憫其存没聽留生前人從以至終喪況今日事體之大乎

光宗皇帝初即位進封事

準行在尚書吏部牒奉聖旨臨御之初方求讜論惟時耆弼敢後咨詢佇聞嘉謀以補不逮可令學士院降詔繼準降到詔書者臣恭讀訓詞不勝感懼臣聞重華揖遜文命祗承面授之規不踰數語親傳之妙夫豈多岐

惟精惟一以執中惟幾惟康而弼直直乃人之生也中亦人皆有之然喜怒哀樂方泯乎未發之時怵惕惻隱不萌乎乍見之際豈可以言詮得豈可以形象求操捨繫於存亡休拙分於勞逸指其大要名之也是故謀國之言必以正心為主心是百行之本心為萬化之原天地之災祥陰陽之舒慘日星之明晦禾黍之豐凶綱紀之弛張風俗之薄厚人材之邪正人心之從違雖萬變之差殊由一心之感召收之不外方寸用之彌滿六虛

留中一不正焉天下不可為矣所以帝舜當倦勤之日
神禹於嗣德之初首發要言誠知急務勿謂書生之末
學俗儒之常談也洪惟壽皇久御萬邦黎獻之臣陛下
夙正一人元良之位百祥以萃二紀有餘燕翼詒謀龍
潛藴德過庭承詩禮之訓至寢問晨暮之安金口所宣
玉音不閟精微之理涵養之方既已悟於耳聞又復得
之身教尹京之政民間盡服神明參決之機天下陰蒙
福利此豈師資之善誘實由父子之密傳伏諒淵衷洞

昭靈府瑩如止水之不撓皎若明鑑之無塵妍醜攸分鬚眉莫遁過此以往奚必他求由是而之莫非此道故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要其極致義則昭然宜在睿明講之熟矣而況壽皇拔尤取穎俱收英彦之流端為陛下遵制揚功丕闡治安之具朝廷之上臺閣之間輔贊彌縫論

思獻納一歸之正以復於君寧有闕遺下問閒退猶且
海嶽不厭涓塵之助綸綍俯逮田野之臣遂使陳人亦
承清問耄矣無能爲也言之得無訒乎然念飛蜂走蟻
之微尚識尊君之義食芹負暄之賤不忘享上之忠當聖
主推誠納諫之秋無昔人逆耳攖鱗之懼臣學誠淺陋
材亦荒唐雖乏寸長願殫一得是敢不量僭越上瀆威
嚴臣竊謂人之有心亦如弩之有括發於此者不過毫
釐之眇應於彼者奚啻胡粤之殊論人主之宅心與匹

夫而興轍匹夫守之不正則禍止於一已人主守之不正則害及於萬方夏癸商辛秦皇隋煬驕奢暴虐淫亂荒亡皆由一念朕兆於初萌不得其正及至百姓蹙頞而相告雖悔何追是以舜受堯言禹承舜告必於歷數在躬之後始揚危微至妙之辭臣曩塵建邸之具僚叨輔隆興之初政抱其所學得遂逢辰故非是道而不陳偶幸斯言之適契不圖晚歲獲覩德化之成又值真人出繼離明之照敢以不移之論著為德效之方伏望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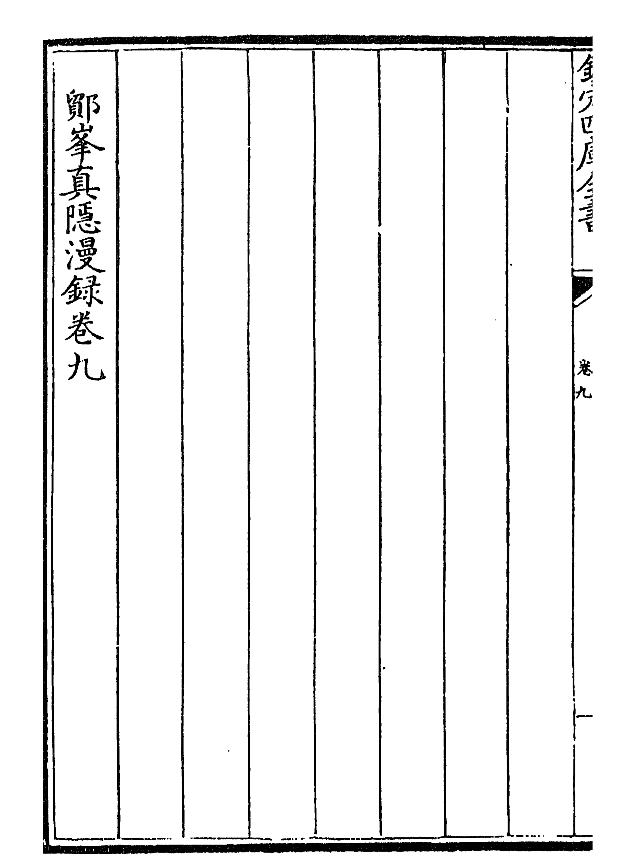
明特垂采納蓋以心正則本立本立而道生推而行之
末自遂矣践阼之始圖治當先建官以輔儲皇求賢而
用吉士則萬邦以正矣獎拔取乎靜退抑黜及乎浮華
則羣臣以寧矣精擇守臣確許久任則江淮重地荆襄
上游邊防可修矣寬給楮幣下紓版曹則大江東西重
湖南北月椿可罷矣力求正諫深斥流言則正人安居
邪黨退聽習俗可變矣愽選謀臣次求勇將則車馬必
修器械必備恢復可圖矣迎刃勢如破竹善刀見無全

牛兹乃土苴緒餘自然桴鼓響應盖本既立矣末則隨之當知萬事雖繁專在一心所運一心既云克宅萬事何憂不成自昔願治之君率能明見此理崇高之勢不敢恃富貴之資不能淫兢兢無曠庶官翼翼昭事上帝若馭六馬若保赤子是心也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亦是心也是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懼其驕吾心而弗正也不營土木不衣綺繡懼其侈吾心而弗正也不寶珠玉不育禽獸懼其汨吾心而弗正也不親近倖不昵佞人懼

其蠱吾心而弗正也不貪游宴不務畋獵懼其蕩吾心而弗正也不事窮誅不興大獄懼其陷吾心而弗正也所守如是其應維何能使上而風雨時三光全下而草木茂五穀熟甘露屢降靈芝叢生麟鳳在郊龜龍在沼仁聲洋溢和氣充盈四海九州羣黎百姓如處化國如登春臺百工師師多士濟濟六服承德四夷嚮風極地際天儲祥𧷤祉措皇基於不拔衍聖壽以無疆歷祚綿綿子孫蟄蟄邈乎億載不足以為遠巍乎六合不足以為

容也孰謂一心之正不可為即政之權輿乎惟我國家用為矩範壽皇得之烈祖陛下得之壽皇何所更張惟勤祖述蓋興衰撥亂覩時樂天修文德以服遠人裕後昆而作家法此心之正不約而同陛下當念念不忘孜孜求策先自治以固本後繼志而廣聲收效虞夏同符增光日月可兾如此則壽皇付託之意得陛下纂隆之勲戍入躬重闈戲綵之歡出専萬國垂衣之治曰壽曰富兩宮竝受於繁禧以孝以功千古永彰於絶德乃知

正心於始果可以平天下而正四方臣久在田間不知時務加之精神已憊言語無倫姑誦舊聞仰奉明詔退惟狂斐甘俟刑誅



鄮峯真隱漫録卷九